

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

曲延明◎著

Youth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 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项目 | 前沿问题系列 |

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

曲延明◎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 / 曲延明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17-3553-9

I. ①当…

II. ①曲…

III. ①青年组织—研究—俄罗斯

IV. ①D4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2419 号

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薛迎春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6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5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前 言

在当代俄罗斯，青年组织的类别很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青年文化组织、青年宗教组织、青年经济组织、青年政治组织等。本书关注的是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这些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主要由14—30岁的青年人组成和领导的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性组织。

随着苏联于1991年年底解体，其国家唯一的正式的青年政治组织——曾经囊括青年运动一切方面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苏联共青团”）也瓦解了。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青年人大都不关心政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更是少之又少。各种政治力量通常也并未关注到青年，只是在选举运动时期才对青年给予较多的重视。回顾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青年人首次较为广泛地被卷进选举进程是在199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当时青年们受到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当局力图把那些支持“叶利钦的改革方针”的青年人吸引到投票站去。但是，青年们参与投票的积极性并不高。一般而言，在两次大选之间的时期青年人的政治积极性明显下降，只有2.7%的青年人参加各种政治组织的活动。^①那么，为什

^① А. С. Бушуев: «Голосуй или проиграешь!»: предвыборная кампания 1996 г.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лодёжь», «Власть», 2011 г., № 6.

么在 2000 年以后俄罗斯青年政治运动逐渐掀起了高潮呢？俄罗斯主要有哪些青年政治组织？它们在俄罗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本书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阐述。

俄罗斯青年的政治积极性在 2003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开始活跃，当时在俄罗斯国内形成了一党制的议会，当局对媒体的控制日益加强，反对派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起初，青年当中并没有广泛地表现出对政治的兴趣。社会调查表明，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公民，只有 33% 的人对政治感兴趣，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联邦级的选举。^① 然而从 2004 年开始青年人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表现之一就是采取激进抗议形式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活跃的直接原因是原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影响。“颜色革命”——非暴力的政权更迭大大提高了对青年的关注度，也对俄罗斯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3 年 11 月在格鲁吉亚发生的“玫瑰革命”和 2004 年 12 月在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中，格鲁吉亚的青年政治组织“够了！”（Кмара!）和乌克兰的青年政治组织“是时候了！”（Пора!）分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将青年用于政治目的所能带来的巨大价值和效果。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迫使谢瓦尔德纳泽总统辞职，乌克兰的尤先科通过“橙色革命”掌权，这种非暴力的政权更迭被称为“颜色革命”。青年政治组织在“颜色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原苏联地区发生的这些事件对俄罗斯产生了重大影响——青年“醒了”：已经在俄罗斯存在的持反对派立场的各种青年政治组织纷纷加紧活动，新的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纷纷加紧成立，一些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跃跃欲试，试图掀起俄罗斯版“颜色革命”。为了与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相抗衡，化解它们对政权构成的威胁，防止和瓦解街头的大规模抗议行动，防范“颜色革命”和维护现政权，俄罗斯政府也大力加强和成立各种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

2005 年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数量明显增长，“我们的人”、“青年俄

^① «Кумиры молодёжи-звёзды шоу-бизнеса, телегерои и олигархи», «Пресс-выпуск ВЦИОМ», 2004 г., No. 102.

罗斯”、“我们”、“民主抉择”、“欧亚青年联盟”等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复兴的各个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以及“统一俄罗斯”党、“亚博卢”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政党的青年组织一起，构成了相当活跃和有影响力的青年政治组织的活动态势，在俄罗斯出现了一定规模的青年政治组织活跃浪潮。

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繁多，依据政治立场，可以分为两大类：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和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在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中，依据其思想主张又可以分为五个类别：共产主义青年政治组织、自由主义青年政治组织、民族主义青年政治组织、无政府主义青年政治组织和生态主义青年政治组织。

本书对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进行了系统梳理。在俄罗斯，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主要有：“我们的人”、“青年近卫军”、“青年俄罗斯”、“地方的人”、“新人”等。它们明确表示支持“主权民主”思想，宣布其意识形态准则是“主权民主”和作为国家 2020 年前发展战略的普京计划，表示要和政府一起克服国内的停滞、使俄罗斯在世界大国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它们坚决反对俄罗斯跟随西方，不希望在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它们表示，支持普京不是支持普京个人，而是支持他保卫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保障国家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国家的未来全球领袖地位的政治方针。这些组织成立以来积极举行支持现政权的活动，对政府反对派的抗议活动进行挑衅，其行动目标不仅是政府的青年反对派，而是针对所有反对现政权的政党和组织。

在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中，共产主义青年政治组织形成和开展活动比较早，这一类型的青年政治组织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建立之际就已经组建和展开活动。2004—2005 年俄罗斯政府开始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后，越来越多对政府不满、向往“父辈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美好生活”的青年加入其中，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在这类组织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红色青年先锋队”、“‘劳动俄罗斯’的红色青年先锋队”、“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俄罗斯联邦共产主义青年团”。它们坚持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对社会进行革命改

造、政治上实行苏维埃制度、经济上实行国有化，要求恢复苏联。重建苏联是共产主义青年政治组织的基本思想。它们的政治行动主要分为三类：维护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要求恢复苏联的行动；反对现政府的行动；反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动。

自由主义青年政治组织主要有：“民主抉择”、“青年‘亚博卢’”、“青年正义力量联盟”、“我们”、“青年人民民主联盟”、“接班”、“捍卫”等。它们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信奉自由高于一切，主张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在国家制度上主张法制国家、分权原则，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制不可侵犯、建立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它们反对共产主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这类组织的目标是以一切合法手段更换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制度。这些组织举行了反对对普京的个人崇拜、反对极权主义制度、抗议书报检查、反对福利货币化、要求言论自由和要求自由公正的选举的抗议活动，是幻想实现俄罗斯版“颜色革命”的重要推手。

民族主义青年政治组织以复兴俄罗斯民族为宗旨，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青年同盟”、“欧亚青年联盟”等。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政党和组织是美国间谍，必须对这些政党和组织的行动进行挑衅破坏。它们呼吁欧亚人立即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作为真正国家的独立，它们认为南斯拉夫是斯拉夫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支持塞尔维亚捍卫领土的努力，坚决反对科索沃独立。它们要求惩治腐败分子。从这些组织的纲领主张和行动上可以看出，它们只是表面上反对俄罗斯政府，实际上，它们拥护“主权民主”思想、拥护普京的政纲，它们支持普京，是当局的“假反对派”。

无政府主义青年政治组织奉为主臬的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主要有：“自治行动”、“不与普京一起的人”等。它们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国家，建立自由社会——没有统治的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社会自治。它们举行了反对车臣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在索契举办冬奥会、反对在俄罗斯建设核废料储存库、反对向俄罗斯运进放射性废料等抗议活动，还举行了要求取消义务兵役制和反对取消延期服役的抗议行动。

生态主义青年政治组织虽然结构松散，但是在民众中颇具号召力，主要有：“暴风雨”、“彩虹卫士”等。它们主张生态教育，保护居住环境，建设一个由不进行相互经济或政治扩张的群落联合在一起的、爱惜自身居住环境的人类社会，一个没有国家参与的自治社会，反对跨国公司、国有部门性公司、金融寡头组织。这些组织举行了反对建设破坏环境的化工厂、炼油厂、采石场、无线电废金属加工厂、交通干线的活动，举行了反对建设核电站，反对从国外运进核废料和在俄罗斯建设核废料储存库，反对建设海底天然气和石油管道，反对举办索契冬奥会，反对森林私有化等抗议活动。

在俄罗斯受到“颜色革命”威胁的时期，右翼、左翼、俄罗斯政府等各方政治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吸引青年人，但是随着“颜色革命”威胁的消失，各方政治力量对青年以及青年政治组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青年政治组织出现新的态势。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俄罗斯发生非暴力的“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不大。在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当中，虽然很多组织积极反对政府，但是并不亲近西方，而是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政府也严密防范“颜色革命”，高度警觉身边出现的异动，有计划地培养亲政府的青年组织力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努力保持俄罗斯政局稳定，抵御“西方民主”的渗透。俄罗斯政府严厉打压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通过颁布《反极端主义活动法》^①、《反恐怖活动法》^②和修订1996年1月颁布的《非商业组织法》^③等法律手段以及组建并加强亲克里姆林宫的青年组织等一系列措施，来保持和加强社会的稳定。经过努力，已经见到成效，“颜色革命”在俄罗斯的影响日渐消退，显示出俄罗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5 июля 2002 г. No. 114-ФЗ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普京政府于2006年、2007年、2008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对该法律进行了9次修订完善。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6 марта 2006 г. No. 34-ФЗ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терроризму». 普京政府于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3年、2014年对该法律进行了12次修订完善。

③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2 января 1996 г. No. 7-ФЗ «О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普京政府于2002年、2003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共对该法律进行了42次修订完善。

斯政府对政局具有很强的掌控力。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俄罗斯国内一些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对政权的不满情绪和激进行为依然存在,譬如“红色青年先锋队”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布尔什维克)”已经提出进行暴力革命的口号,提出要像当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做职业革命家,准备为“第二次十月革命”献出生命。

在俄罗斯,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是青年人,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2006年12月18日命令所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青年政策战略》^①,14—30岁的俄罗斯公民属于青年范畴,俄罗斯联邦的青年人口约为3960万,占国家人口总数的27%。面对社会现实,俄罗斯政府已经意识到,青年的反政府浪潮的根源在于一系列关乎青年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青年政策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要想杜绝“颜色革命”、保持社会稳定,必须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政府把2009年宣布为俄罗斯青年年,2009年2月19日,普京主持召开了俄罗斯联邦青年年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普京在会议上宣布,要集中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整个公民社会的力量解决有关青年政策的一揽子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科学和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有理由相信,如果俄罗斯青年人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得到很大程度解决的话,一定会对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本书主要关注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对政治进程的参与,相应地主要关注的是作为政治进程的积极参加者的那些青年政治组织群体,试图在深入评介当代俄罗斯主要青年政治组织的主要活动、纲领主张、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基础上,探索青年政治组织与社会政治进程的联系,展现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整个发展画面,分析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青年政治组织曾经是当代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重要角色,虽然不能说它们对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①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8 декабря 2006 г. No.1760-р «Стратег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олодеж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但是它们的独特影响、它们的“街头政治”的影响力也是不能忽视的。当前青年政治组织在俄罗斯的发展，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低潮阶段、21 世纪之初的高潮阶段之后，又回复到了低潮阶段。有俄罗斯研究者认为，2005 年前后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迅速发展是一季“陨星雨”，之后青年政治组织的发展已经终结了。^①对此，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当前处于低潮中的俄罗斯的青年政治组织，特别是反对派的青年政治组织，是“休眠中的活火山”，在时机成熟时，它们还会再次“喷发”。比如，2011 年年底和 2017 年年初俄罗斯许多城市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行动的组织者之一阿·纳瓦里内，就是 2005 年成立的自由主义青年政治组织“民主抉择”的领导人之一。

本研究在开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数量多，组织和活动状况也变化频繁，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些组织的发展动态比较难；关于各个组织的资料搜集工作进行得比较艰难，在这些青年政治组织处于高潮的活动时期，在它们较为活跃地开展和参与各种活动的发展阶段时，这些组织的网站也会较为及时地更新它们的信息，因此，很多组织的资料主要来自它们的网站；在青年政治组织活动频繁时期，俄罗斯的报刊等媒体对它们的介绍和关注较多，也就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些组织的态势。但是，在 2008 年以后，这些组织的活动走入低潮，很多组织的网站上的资料更新并不及时，有很多组织基本上销声匿迹，并且按照有些组织的说法，它们的网站不时遭到黑客的攻击，以致无法浏览它们的网站，因此，本研究所展现的这些组织在活动低潮阶段的态势，由于资料的搜集方面存在的困难和疏漏，介绍和评论难免不够全面及时，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遗憾。

^① Павел Данилин: «Новая молодёж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03 – 2005)», М.: Европа, 2006 г., с. 4 – 5.

目 录

第一章 苏联时期的非正式青年组织	1
第一节 早期青年组织的“非正式运动”的特点	3
第二节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瓦解	6
第三节 非正式青年组织的政治化发展	9
第四节 对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几点评价	11
第二章 苏联解体初期的青年政治组织及其影响	14
第一节 混乱中的俄罗斯对青年的影响	16
第二节 俄罗斯新的青年政治组织的特点	18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青年政治组织的状况	21
第四节 对 20 世纪 90 年代青年组织的评析	23
第三章 普京时代的青年政治组织	28
第一节 普京政权对俄罗斯青年的政治影响	29
第二节 2005 年以来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活跃	37
第三节 普京时代青年政治组织的类别	42
第四节 对“颜色革命”以来的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评析	198

第四章 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态势与政策	206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现实态势	206
第二节 当代俄罗斯的国家青年政策概况	211
参考文献	217

第一章 苏联时期的非正式青年组织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为了管理完全新型的政权机构，俄国需要建立完全崭新的、特殊性质的干部培养体系。1918年10月29日成立的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①承担了这项任务。苏联的共青团员们在国内战争、外国武装干涉、饥荒的最艰难条件下努力捍卫苏维埃政权，共青团员们和所有苏联青年同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建设祖国，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共青团的任务逐渐扩大，共青团被赋予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用革命斗争的英雄主义传统培养青年的使命，几乎全体苏联青年都参加它的活动。按照《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共青团员的年龄界限为14—28岁。到1977年，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可靠助手”和“后备军”的苏联共青团，已经有超过3600万名团员，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保持相对严格干部培育机制的苏联共产党。

在苏联，尽管成为共青团员是非强制性的，但是，是不是共青团员一直是能否升入名牌大学，能否从事诸如教学、司法、新闻之类职业，能否在军队里被提拔为军官的重要条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青团鼓励的青年的公民积极性，表现为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工作和参与解决苏联国民经济

^① 从1926年起称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的各种任务。^① 长期以来，苏联青年运动的活动都处于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下辖的专门的青年组织委员会的监督之下。青年运动被看作统一的苏联政治空间不可分割的、在社会监督之下的一部分。社会上出现的不接受传统观念的个别青年潮流（持不同政见的潮流、追赶各种时髦音乐的潮流，等等），都被看作危险的越轨，会立即遭到意识形态机构的干预。在苏联共青团庇护下活动的青年团体，主要是从事休闲类活动的旅游组织、体育协会等等。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非正式社团在苏联社会大量涌现。其中，自发的青年组织——非正式青年组织大量萌生，数量日益增多，活动面不断扩大。随之而来，非正式的、带有对抗性质的青年文化活动逐渐兴盛起来，出现了许多可供选择的、在共青团之外的非正式青年政治团体，例如阿富汗老战士协会以及各种政治俱乐部等等。^② 与此同时，共青团员的数量开始减少。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发展和共青团的削弱是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带来的一个结果。

在苏联，传统上是不承认非官方的群众组织的。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思想，20 世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出现和活跃，就尤其引起人们的担心和不安。这些组织的问题起初还主要是组织成员的外在形象奇异怪诞，例如借用了来自西方的名称的“嬉皮士”、“罗克尔”（摇滚乐崇拜者）、“布莱克尔”（霹雳舞乐崇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慢慢习惯了这些青年人的怪异形象。在这些组织的活跃之下，一些人开始认识到新的东西：这些非正式青年组织希望摆脱传统的价值观和体制、建立

① 承载着共青团员青春和汗水的第聂伯罗水力发电站、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运输建筑托拉斯、乌拉尔机器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闻名苏联全国。卫国战争结束后，50 万共青团员和优秀青年奔赴东部和北部地区建设大型的工业基地，35 万青年到远东的荒地上为向祖国提供亿万普特粮食而付出艰辛劳动。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苏联国民经济部门中有 60 万个青年生产集体，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的青年占职工总数的 32%，1981 年苏联有 135 个大型项目被宣布为“共青团突击工程”。（《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帕斯图霍夫在苏联共青团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от 19 мая 1982 г.）

② Р. Д. Браунгарт, М. М. Браунгарт: «Советская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молодёж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В. Н. Шуби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1 г., No. 4.

某种自己的东西，这些倾向的展现和发展使人们感到不安、深感忧虑。有研究者分析了这种现象：“非正式青年组织的活跃，说明青年的价值观及其社会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产生了变化，青年的交往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提高和多样化，传统的青年工作无论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活动的内容与方式上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青年的需要。非正式青年组织的不断发展是广大青年对共青团工作的形式主义的必然反应。”^①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之交开始的苏联共产党的瓦解过程也波及了苏联共青团。1989 年 11 月成立了以“劳动者联合阵线”（Объединённый фронт трудящихся）和“‘团结——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联合会”（общество “Единство - за ленинизм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ы”）为指针的非正式的青年组织——“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Союз молоды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1990 年年底在“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基础上成立了更加广泛的、具有苏联共青团内部党团地位的“‘共产主义倡议’青年运动”（Движение молодёж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而且，可以看到，苏联共青团内部成立党团的过程只是包括了共青团的活跃分子中的激进部分和正统部分，在这一时期，持温和观点的共青团员就已经不把自己的人生信仰与苏联共青团联系在一起了。

第一节 早期青年组织的“非正式运动”的特点

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苏联共青团面临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动员青年一代投身经济政治改革运动。在这一时期，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也有所放松和减弱，最高层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疏远之前在苏联社会中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这相当迅速地影响到“非正式青年组织”^②的活动方向。

1985—1986 年开始了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大规模形成过程，绝大多数

^① И. Ю. Сонзиев: «Неформальные молодёжные групп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87 г., No. 5.

^② 当时被称作“自己搞起来的青年组织”（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молодёж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非正式青年组织是在现有的、但是没有形成一定结构、没有在组织上最后形成的青年群体基础上自发地形成的。这些青年群体有着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持有相近的信念和观点,借此,这些组织把青年联合在一起。俄罗斯社会学学者弗·帕斯图霍夫在评价青年一代参加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动机时,划分出两个基本的东西:青年“本性固有的对一切官方东西的憎恶”和青年缺乏“在体制内捍卫自身观点的手段、能力和联系”,也就是说,“青年与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体化程度低”。^①

非正式青年组织在形成阶段和活动初期,主要在不被官方机构视作企图进行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或者反对派活动的领域进行活动,例如,音乐或者生态问题领域。非正式青年组织的活动完全没有超出官方的“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方针”的范围。所以,大多数非正式青年组织得到的或者是共青团组织的鼓励态度,或者是共青团组织的中立态度。在1985—1988年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形成时期,共青团组织的许多工作人员认为出现的这些非正式青年组织的积极分子所遵循的心理动机与共青团的活动的动机是相似的,不足为虑。

1988—1989年在制度上和组织上形成了非正式的青年社会群体——非正式青年组织,在此之前非正式青年组织没有任何正式地位。^②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大多数青年的俱乐部和组织在名称上、活动特点上都主要具有非政治的性质。正是这一点将这一时期的非正式青年组织与之前的非正式青年组织彻底区别开: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和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在苏联出现的非正式青年组织主要具有政治性质,有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或者“真正的共产主义倾向”,基本是大学生的组织,处于

① В. Б. Пастухов: «Три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и.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прошлом-настоящем-будущем», М.: ИНФРА-М, 2007 г., с. 53.

② 1985年苏联官方允许青年社团登记注册。截至1988年底,登记的青年社团已经超过3万个,60%的青年参加了这些社团组织。这些社团成员的90%都是共青团员。(见张跃进:《五光十色的苏联青年群体》,载《今日苏联东欧》1989年第5期。)

半地下或地下活动状态。^① 在 1988—1989 年这一时期,唯一在名称上具有政治倾向的非正式青年组织,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成立的、有着当时的时代特点的名称的“共产主义打击犯罪同盟”(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борьбы с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ю),这一组织在 1986 年更名为“前哨”(Форпост)。^②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另一个特点,是非正式青年组织大多在成立时都有具体的、直接的目的,例如在列宁格勒,要求保护位于弗拉基米尔广场的具有历史古迹意义的安格列捷尔旅馆的“拯救小组”(Группа спасения),要求为音乐家彼·柴可夫斯基树立纪念碑的“纪念”(Мемориал),要求禁止在芬兰湾建设堤坝的“三角洲”(Дельта)等。^③

表面看来,在非正式的青年组织的这一发展阶段,共青团的态度和作用反常的。实际上,共青团的组织机构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在党的路线中出现的变化,所以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以前的传统的方针是共青团组织与业余青年群体——非正式青年组织做斗争。非但如此,共青团还是自发的青年社会群体在组织上得以形成的倡议者,共青团还为这些新兴的非正式青年组织的活动提供场所和其他资源。许多非正式青年群体的名称或自我描述中的附加说明部分表明了这一特点,在许多非正式青年组织的附加说明部分中的“附属”字样显现了它们与共青团之间的关系。例如,列宁格勒青年宫附属“综合”社会科学俱乐部(Клуб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Синтез” пр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дворце молодёжи)。又如,当时在列宁格勒,正是根据非正式青年组织在共青团的保护人——苏联列宁共青团列宁格勒市委员会业余联合部主任谢·皮拉托夫的倡议,在 1986 年 5 月成立了苏联

①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苏联,是所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较活跃的时期。其中作为“非正式青年团体”具有代表性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的“公社社员”运动。其自身定位是,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促使他们这些“社员”去同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那些力量进行无情的斗争。(见刘成彬:《苏联的非正式青年团体》,载《青年研究》1988 年第 6 期。)

② В.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Н. Кротов: «Неформ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 О “неформальных”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нных движениях и группах в РСФСР (опыт справочника)»,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0 г., с. 371.

③ О. Н. Ансберг, А. Д. Марголис: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год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1985 – 1991», СПб.: 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2009 г., с. 107.